

終於飄飄然的不知自己究為何許人了，最狂妄的一段時期，他曾發出通告，說是四川軍政府要成立蜀國，四川國，天府國，隱隱即以帝王自居。他自己信口雌黃，報章也就照登不誤，讓我們這些稍有新智識的人看了，真是痛心疾首。不過說來也是難怪，滿清時期，當一個封疆大吏真是談何容易，而尹昌衡之流居然能夠得來全不費功夫，難怪他們會以為統一全國十八行省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四川革命成功，脫離清廷壓迫，終而演至分崩離析，各自為政，割據稱雄，戰亂不已，早先的倖勝，也是日後天下大亂的重要因素。

民國元年，四川內部已經三督鼎立，尹昌衡據成都，張培爵和夏之時開府重慶；川北一帶，

又有曾省齋和張觀風，自立為川北大都督、副都督。都督府就設在我的故鄉——廣安。

內憂已急，外患更烈，北部，陝西省的義軍正和清兵鏖戰，形勢對於義軍不利。西邊，鍾穎率部入藏平亂，已經殺了我黨密謀舉事的范秋瀾和胡光俊，川邊欽差大臣傅嵩林也有一支軍隊，駐守川康邊境，如果鍾穎回師，和傅軍會合，成都就要首當其衝。南方，滇軍起義不久，都督蔡錕派第一梯團謝汝翼，第二梯團李鴻祥，出兵川南敘府瀘縣自流井一帶，聲援四川革命，並且協助安撫地方，正和川南的民軍土匪，陷於混戰。尹昌衡和張培爵，一再通電呼籲，請滇軍出川，事情鬧到最嚴重的時候，尹昌衡還想兵南下，統和滇軍決戰。

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下，尹昌衡拚命擴軍，

從一師擴充到三個師，後來更擴為八師之家。四川雖稱天府之國，但以稅收情形來說，成都這一個地區，最多只能供給一師人的軍需，如今尹昌衡一下子聚集八師人馬，首先遭遇的困難便是餉糈竭，鐵路公司存的九十萬元，被尹昌衡提出發餉，幾天功夫就用光了。逼得沒法，他請唐宗堯設立四川銀行，發行銀券五百萬，從此以後需用越多，鈔票印得越多，幾乎使成都的經濟為之崩潰。其次是幹部不足，於是尹昌衡開始濫發委任狀，他的親戚朋友，甚至袍哥弟兄，都當起師長團長，鬧得成都秩序紊亂，元氣大傷，歷時多年不能恢復。(完)

徐志摩 · 沈叔薇 · 郁達夫

徐認三

被目為頹廢派作家，橫死南洋，屍骨無存的郁達夫，和新月派詩人，撞機殞命，英年早夭的徐志摩，真可以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。——郁達夫和王映霞的一段情，徐志摩跟陸小曼的二度梅，三四十 years 了，一直是最熱門的茶餘酒後話題。

何以說他們是難兄難弟？這不僅由於他們的

成就相仿，際遇雷同，而且，更因為他們是中學時代，同窗共硯的學友，早在民國前二年，遜清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，郁達夫十四歲，徐志摩十五歲，他們就已經是中學一年級的同學了。

郁達夫的年齡雖然只比徐志摩小一歲，可是在學校裏兩個人的神情表現却大相逕庭，因為徐志摩是富家子弟，資質聰明，生性調皮，他膽子

特別的大，戴一副金絲邊的近視眼鏡。徐志摩頂喜歡跟同學開玩笑，惡作劇，整日價笑做謔浪，無所不至，最愛做種種頑皮淘氣的把戲。他跟他的一位表兄沈叔薇，從早到晚寸步不離。沈叔薇的年紀祇不過比徐志摩略大幾歲，然而他身材魁梧，臉上的表情也近乎成人，論戲謔搗蛋的程度，他比徐志摩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這兩位表兄弟

連起手來，全校的同學一概莫奈他倆何。

當年，在徐志摩、郁達夫、沈叔薇同窗共讀的杭州府中，是全浙江省數一數二的文學學校，校址設在大方伯，大方伯是杭州的一處地名。寄宿舍則在大方伯圖書館的對面，在校學生，多半住堂，因而共寢同食，彼此的關係都很親密。

徐志摩和沈叔薇兩個，雖然不斷的在找同學麻煩，常使同學啼笑皆非，但是他倆仍舊是全校同學羨慕、愛戴的對象。除了腰纏多金，予取予求之外，就沈叔薇來說，則他個子最大，顯得很老成，令人乍看上去，像有三十多歲，於是那般「小弟弟們」，無人不對他表示敬而且畏。徐志摩呢，他雖然身材不高，長相也顯得滑稽，他的特徵是人矮、臉長、頭顱碩大無朋。然而徐志摩的長處却是期期考第一，而且按照杭州府中的規矩，考第一的永遠當班長。當時，就已經使郁達夫簡直弄不懂，特別感到驚訝，像徐志摩那種「頭大尾巴小」，戴金絲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，平時根本就不不用功，而且經常是捧着一本連史紙本、石印小字的小說書在手，一天到晚看個不停的同學，為什麼一考起試，或一作起文來，偏偏總歸是考第一的？

郁達夫形容徐志摩和他的表兄沈叔薇，曾有如此這般的一段妙文：

「他們兩個（指徐志摩和沈叔薇），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，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着，高笑着，跳來跳去，和這個那個開鬧，結果却終於會出其不意的做出一件很快、很可笑、很奇特的事情，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。」

——這便是徐志摩少年時期的最佳寫照。

徐志摩和他生平「最密切的一個人」，他的表兄沈叔薇，其實根本就沒有一絲半點血統關係。徐志摩的姑母，是沈叔薇被過繼到沈家去的母親，其實應該稱作繼母的。徐沈親屬關係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然而沈叔薇却和徐志摩自小同學，由徐志摩故鄉的硤石開智高等小學堂，以至杭州府中，他們兩人都是一道讀畢了業。所以徐志摩在他的「悼沈叔薇」一文中要說：

「叔薇，你這幾年雖則不易與我相見，雖則彼此處世的態度更不如童年時的一致，但我知道，我相信在你的心裏，還留着一部份給我的情意，因為你也在我胸中永占着相當的關係，我忘不了你，你也忘不了我。」

這兩表兄弟的情誼，確實是很深摯的。

郁達夫進杭州府中，則與徐志摩、沈叔薇迥然不同，首先，他在同學之中年紀最小，甚至比「小孩」似的徐志摩還要小一歲，入校之初他十四歲還不到。其次，郁達夫是鄉下人，那年他方始離開故鄉小市，照他自己的說法是：「突然之間，闖入了省府的中心，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。所以在宿舍裏，在課堂上，我只是誠惶誠恐，戰戰兢兢，同蝸牛似的蜷伏着，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。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，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，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。」

這兩位奇人非他，正是一大一小兩表兄弟：沈叔薇和徐志摩。

沈叔薇、徐志摩的調笑戲謔，和郁達夫的畏

蕙「蝸」縮，很顯然的成反比例，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。因此，郁達夫可能頗為喫了那兩表兄弟不少的虧。但是，三人之間，沈叔薇最早離開這紛擾的人間，徐志摩次之，郁達夫又次之。所以，當徐志摩在三十六歲的英年，撞機殞命之後，郁達夫起先因為自己不會做輓聯，曾請杭州陳紫荷先生代撰一聯輓他，聯曰：

「新詩傳宇宙，竟爾乘風歸去，同學同庚，老友如君先宿艸。」

「華表托精靈，何當化鶴重來，一生一死，深閨有婦賦招魂。」

但當郁達夫寫過一篇回憶徐志摩的文章，他想了再想，終於自己也做了下列四十二字的一副輓聯：

「兩卷新詩，廿年舊友，相逢同是天涯，只為佳人難再得。」

「一聲河滿，九點齊煙，化鶴重歸華表，應愁高聲不勝寒！」

只這才是同窗好友，難兄難弟，真情流露，情不自已的可圈可點之作。

石達開全集

王成聖 編

定價新臺幣拾貳元美金肆角

△△中外雜誌讀者照定價八折優待，請將書款交存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寄書。